## 生死簿:有餘村

東北海濱,山與山傾洩出溪澗,水聲潺潺,很性格,很性感,很妖嬈。夏日風颱,大水巨龍吞石,冬日綿雨,小水圓潤吐珠。溪從上游的岩端土層滲出,款款流淌,彎彎迴旋,覆蓋林木,如同定期的痙攣更變了地貌河道,幾條溪流匯聚,東北拐、西南彎、西北扭、東南折,峰迴路轉,水落石出,帶來豐饒的土石,也帶來一小片沖積平原。良久,良土成丘,良泥成田,良葉成蔬,遂逐漸有了人煙。吳沙進墾,番人退,再三進墾搶地,越至深山的番人即使在額頭以鐵針一刺一血,銘以王字,依舊無法抵擋冒險墾殖的唐山人。

第一城,頭圍城,欄楯矗立,刺竹圍地,伐竹建屋,茨以茅,來往以春帆港為軸心輻射, 圍界內逐漸興旺,一時往來旅者、商賈與羅漢腳踏扁了用來當檻的中國福州杉、壓艙墊烏石和軟 綿如春水的絲綢衣料。有餘村在頭圍城北側,小村,臨海,村人兩百餘人,設有檳榔攤、**簽**仔 店、賭博間、理髮鋪、棺材店、藥店、海產店等,各司其職,運作各自的功能。村內,臨北靠山 處有一口百年老井,無斷水,上頭覆蓋一只可搬運的厚實水泥板。陰雨小村以畚箕地形聚雨,不 缺水,故老井之鑿有其實用之外的緣由。

頭圍城初立,病瘟席捲,老弱婦孺死了大半無語問蒼天,忽有一白髮霜霜的智者,留著拖地三尺的銀鬍鬚踏雲而來,見死屍交疊,引火掩埋,仰天,慨然嘆息。智者在火燒寮山洞內盤腿沉思,低頭閉目,左右合掌,身影瞬間更加老駝。三尺銀鬍鬚在洞內蔓生經絡,紮地抓土,吸水吮露,毒蛇蚊蚋無法近身。風吹草偃,不動如石,一個月後智者睜開眼目,搖動筋骨,扭擺腰身,咳出一團鬼臉猙獰的晦氣,漸次消散空中。智者將藤蔓般的銀鬍鬚捲在脖間、胸間與腰間。有餘村人大驚,聚攏之,尊尊敬敬尾隨其後。智者拄竹杖,往幽山,至山岰,條然止步,以竹杖錐刺層層岩脈,厚石訇破,瞬間汩漫甘泉。智者說,在這鑿井、取水、植蔬,可抵疾病。智者從懷中拿出一把刀,割去銀鬚,囑咐村人,井成之際將銀鬚丟人井內可護百年水脈。有餘村人低頭飲水潔身,痛快沐浴,再回頭,智者已然隱匿蹤影,化為天邊雲絮。有餘村人感念恩德,將井取名為銀鬚井,初一十五定期供奉。然而,隨著災難遠去,銀鬚井的傳說已經鮮少有人提起,後有猴崽墜井,不死,鎮日哀嚎,可是探井尋獸卻是波瀾不驚,只有倒影。還有一次,村內的孩童掉進深井,救回來時心智瘋癲,整整關在媽祖廟內七天才去煞,揀回一條小命。有餘村人意圖封井,卻又感念井水的救命之恩,折衷之下,遂拿了塊厚重石板掩蓋洞口。

村人談起村莊,會依照語意、場景與對話而更動名稱:有魚村、友愚村、有雨村、有個村、有腴村、友好村等等。談到豐收時就用魚、餘、腴和漁的意象,談到氣候就用雨、雩等字,說性別年紀就用傴、好、嫗等,其他的還有慾望的慾、富裕的裕和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萸。村子東依太平洋,西靠竹筍香菇地瓜山,南北海濱往外延伸通徑,不缺水、不缺葉、不缺魚、不缺果,雖沒有豐饒的山羌、鼴鼠或山豬野味,但是菜蔬肉食一樣都不缺。早些年,散居的住家還會在芭蕉樹、香蕉樹、蓮霧樹、柚子樹、柑橘樹和金棗樹下飼養騰翅勃飛的放山雞,有時,會養幾條豬,牛倒是少的,不似頭圍城南部有大片汪汪的水窪可供犁田。有餘村村人不忌口,牛肉、羊肉、雞肉、豬肉和魚肉都吃,吃得最多的是鴨肉和魚肉。頭圍城南端,水域寬廣,成群悍鴨或飛或浮於水面,自在,且愜意。鴨長年在河濱沙岸活動,肉質彈牙,最適宜拿來製成鴨賞儲藏,過寒冬;料理時切成條狀,炒大蒜苗,加米酒和糖,最下飯。有餘村吃魚有規矩,魚珠由長者吃,不翻魚骨,翻了便代表沉船,需用筷子夾住魚骨尾端,騰起,一併夾起魚頭,大都是母者收拾骨頭上剩餘的魚

每年,有餘村都會盛大慶祝鬼月,甚至比過年還熱鬧,從鬼門開、鬼月中到鬼門關短短一個月內舉辦二十幾個大小不一的節目與慶典,從家族祭拜到村莊舉辦集體祭祀,歌仔戲從《薛平貴與王寶釧》、《七俠五義》、《狸貓換太子》唱到《感天動地竇娥冤》,唱得村人聲淚俱下,餘音繞樑一唱三歎。從山鬼、猴子仙、魔神仔、石頭公祭到水鬼鰓族,燒銀紙給鬼妖,燒金紙給仙佛神祇。祈求土地公、土地婆不要老年癡呆,記得定時查勤,分劃界限,東南西北矗立木椿,昭告異族謹守本分,鬼妖則口袋滿滿拿錢去陰間沽酒、殺雞或者開查埔查某,遠離村莊,勿近人身。有餘村人這時節見面第一句話不是問食飽未?而是會問上香未?鬼神都要吃香灰,讓無形之物餓了肚子,可是會滋生出不少麻煩,小則戲弄,擾人清夢,大則附身,控人心性,最好別沾上任何關係。有餘村人謹守人鬼之間的距離,不踰矩,不放肆,亦不張狂,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,離地三吋成鬼魂。於是,有餘村人顯得務實、樸拙、駑鈍甚至粗俗,缺乏精緻文化,但是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會被記在心眼,魂魄一離身軀,去不了極樂世界,就只得下地獄,剖開胸腔,審視心眼,接受城隍爺公平的審判。

有餘村有兩間大廟,接天宮和理安宮,前者祭祀主神玄天上帝,後者祭祀主神媽祖,但對於村人而言,都是神,沒什麼差別,村人也搞不懂儒釋道精神,或是摻雜其中的民間在地信仰。不管官位高低,神威大小,都得昂頭舉香,都得磕頭跪地,都得用紅豆餡仙桃排成壽龜鑼鼓喧天大肆祝賀。跑船的、開雜貨店的、無所事事的、覓得公家機關職的、男的、女的、不男不女的、黃髮的、垂髫的、病痛的或者等死卻遲遲不死的都得拜。村人從小就被教導,求神時要先表明善男信女,來自有餘村,年歲若干,族內掌事的稱謂與宗族脈絡。不論所求為功名、健康、婚姻、錢財、牲畜、移居、莊稼或者旅途,雙手合十結束祭拜前,都得加一句——闔境平安。